

泰◎著 || 一个家族三代人绘制的 **客家** 史诗画卷

客家人

HAKKA

长篇
小说



人民日报 出版社

客家人

窦应泰 著

一个家族三代人绘制的客家人史诗画卷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客家人 / 窦应泰著. -- 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115-0252-0

I. ①客… II. ①窦… III. ①客家—研究 IV. ①K281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4320 号

书 名: 客家人

著 者: 窦应泰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田玉香

策划编辑: 李妮娜

装帧设计: 北京双子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010-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010-65369530

编辑热线: 010-6536952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创京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 × 240mm 1/16

字 数: 486 千字

印 张: 29.5
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0252-0

定 价: 45.00 元



目 录

序章	001
卷一 下南洋	015
卷二 大隆号	100
卷三 水岩坝	241
卷四 客家女	355

客家人

序 章



1

清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夏天，位于贺县黄田的水岩坝，大雨连绵。起伏的群山中有一座万宝山，茂密的树丛掩映下，有一座沿着山腰筑起的土围屋，正是客家人建于明代的“走马楼”。这围山而筑的客家居所，并非以木制的走廊连衔着山半腰的方型土屋，而是全然以夯土和垒石的方式形成的古老建筑。尽管外观破陋，但由于采用了山石、泥土及竹木修筑而成，所以土围屋十分坚固。

“天丰他爹！”就在这山腰间的客家土围屋门前，一个中年汉子，名叫黄寿庭，此时正气咻咻地坐在磨石前，嘴里紧咬着从脑后搭过来的辫梢，一双劳作的大手却在磨石上狠磨着一把劈柴的利斧。“嚓嚓”的磨斧声惊动了妻子秀姑。她神色紧张地走出门来，好心地劝慰不停磨斧的壮年汉子说：“你可不能和贺街的龙家硬碰！龙承祖可不是好惹的，听说他的‘大龙号’在贺街威霸一方，咱这平民百姓，哪是他的对手呀？”黄寿庭却愤愤不平地说：“龙承祖欺人太甚，他不在贺街好好地经营他的商号，却忽然要到水岩坝来打我们客家的主意。我岂能咽下这口气？”秀姑却说：“龙承祖想拆客家的土围屋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想法了，我看我们还是忍了吧。”

黄寿庭却把斧头紧握在手里，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我能忍下这口气吗？龙承祖不就是为了开采山上的锡矿吗，他在哪儿不能开采，非要扒掉我们的围屋不可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秀姑还是苦苦地劝阻丈夫：“你可要知道，出头的橛子先烂呢！”黄寿庭的倔犟脾气上来了，十头老牛也休想拉得住。他依旧愤愤地说：“秀姑，你不要管，这事我可是当着陈老倌他们一口应承下来的。我说过，只要龙承祖敢上山拆屋，我就和他们拼了！”秀姑见他视死如归，便恸哭一声扑上前去，把黄寿庭紧紧抱住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你这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啊！他爹，你情愿为客家出头，那也是因为龙承祖欺人太甚，逼得你这样干，我便不怪你。只是万一你出了事，咱四个孩子将来又如何在上世生存啊？他爹，你就把斧子扔下吧？我求你了！”黄寿庭听了这话，回身去望那土围屋。女儿黄巧巧正从窗口惊悚未定地向门前探望，看见父亲，便撒娇似地哭叫起来：“爹，我怕……”

就在黄寿庭迟疑之际，从坎坷的山间小路上，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过一个青年汉子。他就是黄寿庭的好友陈老倌。两家人是这山腰间土围屋中的邻居，平时他总是和黄寿庭一起唱山歌，干重活，可谓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陈老倌跑到“走马楼”前就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寿庭，不好了，那姓龙的已经带着人进山了！他们人多势众，个个都带着家什，看样子我们的土围屋是非被扒掉不可！”秀姑更是吓得面如土色，急切地说：“他爹，看来我们在山上不能住了。既然‘大龙号’看准了我们水岩坝，还说这半山上有采不尽的锡矿，我们怎能和他顶下去？不如就算了吧！”黄寿庭把斧头一举，恨恨地骂道：“姓龙的敢动我们围屋一指头，我就砍掉他的狗头！”秀姑听了，越加吓得浑身哆嗦：“他爹，看在四个孩子的面上，你也不能这么拼呀。要知道，龙承祖可是县城手眼通天的人物，你如何是他的对手？”陈老倌忽然说：“一个人当然不是对手，那我们就一起跟龙承祖拼了吧！如果真把山上的围屋拆了，我们哪还有栖身之地，那活着还有何用？索性大家一起拼命，死了倒也干净！”

这时，居住在山腰间的客家男女，闻讯都慌慌张张地从家里跑了出来，黑压压地齐聚在“走马楼”下的天井前。大家把黄寿庭围在中央，男人们说：“黄大哥，龙承祖要拆我们的土围屋，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？”女人们哭着对黄寿庭说：“黄大哥，我们都恨死了龙承祖，可拿他却没办法。现在他大张旗鼓地要来拆屋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”一些客家老人也把黄寿庭视若救星，痛哭流涕地说：“寿庭，万一我们的土围屋被拆掉了，我们这些人能到何处安身呀？”

黄寿庭在众人的哭求声中，把斧头一举说：“各位乡亲，天无绝人之路。龙承祖不让我们客家人活，我们也不让他过得太平。只有我黄寿庭在，就不会让龙承祖得逞。”黄寿庭说着，就紧握着那把磨得锋利的斧头，带头向一条坎坷的小路冲了下去。陈老倌等人见了，也急忙寻找棍棒作为武器，紧紧追随着黄寿庭向万宝山下拥了过来。

这样的状况是黄寿庭从未想到的。他不清楚，客家人居住在水岩坝的万宝山中，怎么就忽然受到了贺街巨商龙承祖的骚扰？！早在这一年的春天，就曾有人告诉他：“贺街的人上山了！”黄寿庭当时并没有在意。但不多时，陈老倌又神色慌张地闯进他的家门，报告说：“寿庭，你可知贺街有一家名叫‘大龙号’的大商家吗？那‘大龙号’的主人龙承祖如今可成了我们客家的灾星啊！”忠厚的黄寿庭仍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劫难，只是说：“龙承祖的‘大龙号’与我们有何干系？

他经他的商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，正所谓‘井水不犯河水’，他又如何成了我们客家的灾星呢？”

陈老倌却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还不知道？龙承祖这几天不断到上山来，初时我也觉得奇怪，一个大商人到水岩坝这种荒山野岭做什么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看中了水岩坝地下的锡砂，准备在这里开锡矿。这不，龙承祖找来寻去，最终却看中了我们这些客家的土围屋。”

黄寿庭愕然：“龙承祖看中了我们的土围屋？他要开矿找我们的土围屋干什么？莫非还能比得上他在贺街的大院吗？”陈老倌却说：“你说什么傻话？龙承祖自然不会到土围屋里居住，他是说我们这‘走马楼’下面有丰富的锡砂，所以要拆掉土围屋，在原地建上‘大龙号’的锡矿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黄寿庭闻言一惊，脸顿时气得泛白。在这个老实忠厚的汉子看来，客家人的围屋虽然残破简陋，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他愤然说道：“龙承祖为了发财，就敢来拆我们的围屋。陈老倌，这不是骑在我们脖子上屙屎吗？”陈老倌无奈地叹息说：“谁说不是？可我们客家人不是他龙承祖的对手啊。我听说这龙承祖财大气粗，就连县太爷也惧他几分。他说我们万宝山上有锡可采，哪一个敢拦阻他呢？”黄寿庭却不肯服气，说：“我就敢和他龙承祖讲理。他凭什么拆我们的土围屋？如果他仗势欺人，我黄寿庭就跟他拼了！”

当时，黄寿庭虽然这样说，但始终认为龙承祖不敢冒天之大不韪，以毁损客家的围屋作为发财的代价。但龙承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，就在两天前的一个夜里，他曾派“大龙号”的账房先生王德厚来到水岩坝，召集所有在万宝山居住的客家人，当众宣布了龙承祖要拆掉“走马楼”围屋并建立“大龙号矿业公司”的决定。当时，黄寿庭就愤然质问王德厚说：“天下哪有拆屋取金的道理？龙承祖也太霸道了！”不料王德厚却说得理直气壮：“龙家大掌柜想在水岩坝上开采，也是为着贺县的利益着想。大家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，这可是县太爷的手令。你们要知道，有了这个手令，任何人想阻拦都要碰得头破血流！”黄寿庭没想到龙承祖出手狠毒，居然手持县太爷的手令强拆客家民宅，气得他当场大吼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竟要强拆民宅，请问公理何在？”陈老倌也忍无可忍地叫道：“龙承祖拆了我们的房子，让我们这些客家人到哪里去住呀？”王德厚却说：“你们可以到山下再建土围屋，只要不妨碍龙家开采锡矿，随便你们就是。”陈老倌气得上前质问：“再建土围屋也是要一笔钱的，你们可给我们客家建屋的钱款？”王德厚却摊开双手，笑道：“这个

龙掌柜可没说要管！”那些将要失去居所的客家人，听了这话，顿时围住“大龙号”的账房叫骂起来。在民怨沸腾中，王德厚带着几个伙计慌然而退。

那天夜里，客家的土围屋里寂然无声。所有面临家毁屋塌的人们，都在各自家中悲愤不已。黄寿庭家中，一灯如豆。在经历了一场与“大龙号”的对峙后，黄寿庭心绪格外沉重。他面前是四个静卧在床上鼾睡的孩子——二十一岁的长子黄天丰、二十岁的次子黄天德、十一岁的女儿黄巧巧和刚刚一岁的三子黄天智。美丽而善良的妻子秀姑眼望着床上并排鼾睡的孩子，再瞟一眼默坐灯前的丈夫黄寿庭，愁肠百结又茫然无计。黄寿庭不敢与妻子的眼神相遇，摆在这对患难夫妻面前的是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渊大壑。

黄寿庭很清楚，贺县水岩坝遍藏着丰富的锡矿，早从汉代起就有民众自发开采。客家人从广东梅县迁徙到桂东的贺县后，就在水岩坝上建起了土围屋，定居在万宝山中。他们靠山吃山，依靠土法水筛进行采锡，虽赚不到大钱，但毕竟可以维持家人的温饱。而今，龙承祖不满足“大龙号”在贺街上的生意，忽然把发财的希望转向了水岩坝。偌大的水岩坝上，董家坳、十五沟、白沙塘和大庙山等地均蕴藏大量锡矿。没想到的是，龙承祖偏偏看中了客家人居住的万宝山，还要强拆他们赖以居住的土围屋。这对所有客家而言，无疑就是灭顶之灾！

2

桂东群山之间，有一座名叫贺街的城池。说它是城池，与它的建造大有关系。贺县建县肇始，适逢大清康熙朝的鼎盛时期。地处桂、湘、粤交界的贺县中心——贺街，便在古老的贺江之滨，以巨石青砖垒筑成一道高耸蜿蜒的城墙。这城墙一度成为市井繁华的贺街上一道雄浑的风景，而建筑者的别具匠心则在于，它不仅效法了明代京城的老城，兴建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城门，而且，沿着起伏的城墙还筑起了城堞和箭楼，其伟岸和雄踞无疑给小城贺街平添了几分充满神秘感的威势。

晚清年间的贺街，是桂东地区一座商业繁荣的重要商埠。县城的城南街是县城之地，不仅是县府官衙的中枢，同时也集聚着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。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招牌之中，最为醒目的便是街中央的“大龙号”。这块高悬于店铺门楣之端的鎏金横匾，据说是出自乾隆年间广西一位身居高位的翰林手笔。“大龙号”三个金字，令这家商号在古老的贺街闻名遐迩。

“你说什么，姓黄的客家人在水岩坝聚众闹事？”说这番话的人，身穿绸缎马褂，头戴一珊瑚顶瓜皮小帽，他就是这“大龙号”的掌柜龙承祖。面庞红润，双眼透出经商者特有精明的龙承祖，正伫立在一轴中堂字画前面，只见那雪白宣纸上有苏东坡笔酣墨饱的草书：“料得清贫馋太守，渭滨千亩在胸中”。龙家大院的客厅内满眼书画，似有商贾附庸风雅的意味，而最能体现龙承祖人生格言的则是壁上的横幅：“小人喻于利，君子喻于义。”从这自题的警句恰能一窥“大龙号”主人自命不凡的大商人气度。

账房王德厚躬身报告说：“大掌柜，这领头闹事的人，名叫黄寿庭。此人是早年从广东梅县逃难到广西的客家人，多年就住在水岩坝山上的土围屋里。如今忽见我们‘大龙号’要在山上开采锡矿，黄寿庭就纠集那些将要失去居所的客家人到处上告。听说他们还去了县大堂，递上了状纸，说什么‘大龙号’是恃财横行，强夺民间私宅。”

龙承祖听了，脸上现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冷笑。他不再理会王德厚的喋喋之言，而是独自来到镂花窗前，眺望着偌大院宅里呈现的浓郁春色。他知道，龙家在贺县发达的历史，如果从龙家曾祖初来贺街时算起，“大龙号”经商已有近百年光景。据他祖父在世时说，龙家原本是湖南人，刚来到贺街时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行商小贩，只经营些下杂百货，满足于逢集赶圩。想起曾祖和祖父在贺街以倒腾枇杷、柑子、山梨、龙眼、荔枝等水果艰难创业的岁月，再想起他如今已成为雄踞贺街商界首富的鱼龙之变，龙承祖那阴郁的脸上忽然现出了几分快慰。回身对畏首畏尾的王德厚说：“没想到几个穷客家也想跟我龙承祖作对，还把我说成是‘恃财横行，强夺民宅’，好厉害的罪名啊！”

王德厚唯唯：“其实黄姓客家人也就是闹闹而已，据说县太爷对他们的诉状不予理睬。现在让我们不好办的却是，如果这些丢了水岩坝土围屋就没有居所的客家人，当真在我们圈地拆屋的时候负隅顽抗，那我们又如何处之？”

龙承祖嘿嘿一声冷笑：“这还不好办？到时候我们也只好以强对强，以硬碰硬了！我就不相信，他们客家真能斗得过我龙承祖？”

王德厚听到这里，不禁暗吃一惊。没想到龙承祖在争夺利益时果真像对待生意一样，冷酷无情且又心黑手狠。但他还是提醒说：“客家人是水中的浮萍，表面上好像毫无根基，可实则是花下无限呀。当然，他们决非掌柜的的对手，只是我们‘大龙号’毕竟是商贾人家，纵然财势浩大，也不可能像官家那样手操生杀大权。

因此，我还是感到担心，有一天我们当真到水岩坝去强占那些客家的土围屋时，会不会遭受客家的聚众抵抗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，可就难免是一场血肉横飞的较量了。此事后果不可预见，还是请掌柜的早拿主意。”

龙承祖面对客家人可能发起的抗争，心中也难免有些忐忑。不过，老谋深算的龙承祖已在商海浮沉多年，不会轻易为面前的阻碍而停止扩张的步伐。特别是水岩坝丰厚的锡藏宝地已在向他招手，他怎会轻易放弃？忽然，龙承祖一拍额头，说：“王德厚，我现在想起一个人来，只要搬动此人，就不愁水岩坝那块宝地不能到手。”

王德厚忙问：“不知掌柜的想起了何人？”龙承祖却反问：“你可知沈鸿英吗？”王德厚听了一惊，忙说：“要说起沈鸿英，在贺县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名字。据我所知，此人早年浪迹江湖，后来又和土匪勾结，啸聚山林，名声一直不雅。如果掌柜的想利用沈鸿英的势力倒也未必不可，只是他名声太臭，即便帮我们打散了山中的客家人，得到水岩坝的锡矿，也怕对我‘大龙号’的名声不利，还请掌柜的三思。”

龙承祖显然对借助沈氏之力逼迫客家让出水岩坝早有考虑，对王德厚说：“如果我们‘大龙号’想在水岩坝发大财，只能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已经看到，黄氏客家人如今听说要丢房子，已经跟我龙某人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式。县太爷虽然同意我占据水岩坝，可他能派人去帮我龙承祖打散那些客家人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只有利用沈鸿英这些绿林人物了。至于名声，和生意比起来，敦轻敦重，相信你比我还算得清呢！”

王德厚见龙承祖为抢占水岩坝的锡矿宝地，已到了暗动杀机的地步，情知再劝无益，于是便急忙应诺说：“还是掌柜的远虑。既然想请沈鸿英，自然是要花钱的吧？”龙承祖决心已定，断然吩咐说：“王德厚，你明天就进山，带上银两和厚礼，就说我龙承祖遇上了难事，请他姓沈的下山相助。只要能赶散那些不肯迁居的客家人，我们‘大龙号’事后还有重谢！”王德厚听到这里，已知一场血腥厮杀近在眉睫，便躬身应诺一声，隔日便带着龙承祖给沈鸿英的亲笔信和厚礼，悄悄地出了贺县，直向沈鸿英匪股盘踞的钟山密林进发了。

3

这一天注定要出事了。

当黄寿庭手举着砍柴的斧头，在陈老馆等一大群男女山民的前呼后拥下，沿着

万宝山的一条小路冲向山下时，平日寂静的水岩坝顿时气氛紧张起来。黄寿庭心里清楚，今天的冲突是龙承祖挑起来的，自从他亲自来到水岩坝踏查锡矿位置，最终确定以客家民宅作为“大龙号”矿窑所在地以来，这种客家平民与土著奸商之间的矛盾，就已经一触即发了。而今，黄寿庭、陈老倌等客家人再也无法容忍，毅然决定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，来捍卫自己赖以栖身的一排排倚山而筑的土围屋。

“寿庭你看，姓龙的亲自上山了！”就在黄寿庭决定下山阻拦王德厚等一伙人的时候，陈老倌忽然在一个路口扯住了持斧飞跑的黄寿庭，向山路上一指，说，“他们来的人太多了！”身边人都惊叫起来：“‘大龙号’来者不善，看来今天非出事不可了。”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的黄寿庭，向前面山路上一看，果见从水岩坝下杀上黑压压一群手持棍棒的强人。这些正向水岩坝半山腰气汹汹而来的人中，有些是“大龙号”的伙计店员，有些则是王德厚从钟山密林中请来的土匪恶棍，为首者正是贺街“大龙号”的掌柜龙承祖。黄寿庭此前从没见过这个贺街上的地头蛇，今日见了，方知龙承祖果然气焰嚣张。身着长袍马褂的“大龙号”老板，竟然为了夺取水岩坝锡矿的龙脉，不顾对客家人的伤害而亲自杀上水岩坝来！王德厚今天也不再脸上堆笑，而是紧紧跟随在龙承祖后边，指挥着那些手持棍棒、杀气腾腾的打手，声威逼人地叫喊着向山顶冲来。黄寿庭也知道今日的阵势不容乐观，客家人虽然人数众多，却不一定是迎面杀进山来的龙家人的对手。生性老实的黄寿庭，尽管自知弱不敌强，可想到客家面临的危难，又见了傲慢无礼的龙承祖，心火陡生，索性豁出去了，大吼一声：“姓龙的，你扒我们的围屋，我们就跟你拼命来了！”黄寿庭一边喝喊，一边手持雪亮的大斧，已经不顾一切地向龙承祖等人疯也似地扑了过去。

龙承祖见了杀在前面的黄寿庭，也难免胆寒心悸。他身边虽有山匪跟随簇拥，但他此次上水岩坝来，毕竟是以拆掉客家土围屋并占位锡矿为目的的，因此更想以武力吓垮客家人，没想到山间的一场厮杀却已经迫在眉睫了。他看到怒目横眉的黄寿庭，才知道遇上了客家人中最强硬的汉子。而黄寿庭身后那些怒不可遏的男女老少，也足以让在贺街上恃财傲物的龙承祖心惊胆战。他急忙收住了脚，转身问王德厚说：“冲在前面的那个就是你说的黄寿庭吗？”王德厚也没想到忠厚老实的黄寿庭，今天竟为了保护客家人的土围屋，手持大斧率先冲在那些怒冲冲而来的客家人最前面。王德厚见龙承祖色厉内荏，也有些怯阵了，说：“掌柜的，黄寿庭自然不敢把您怎么样。只是，这种阵势很不利于我们撵他们下山呀。”这时，黄寿庭、陈

老信等人已经迎面拦住了去路，和龙承祖等前来逼迫拆屋的强人们咫尺对峙了。那些王德厚从钟山密林里请来的惯匪们，早就想挥刀上前，这时见龙承祖收住了脚步，就在山路上七嘴八舌地叫嚷起来：“掌柜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有我们在，保证您老人家把山上的宝地夺过来。”“砍他们客家人的脑袋，看他们搬还是不搬？”“只要掌柜的发话，我们就把这些山民砍成肉泥！”

龙承祖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，尽管他恨不得马上就夺取水岩坝这半山的锡矿宝地。可是他也深知，如若为了夺地闹出人命，后果更加不堪设想。面对人多势众，剑拔弩张的危险形势，龙承祖自知从愤怒的客家人中杀开一条血路，罪责难以承担。于是，他眼珠一转，招来王德厚悄悄叮嘱几句，然后走上前去，换了一副笑脸对黄寿庭等愤然来到面前的山民们高声说：“各位客家弟兄，我龙承祖要在水岩坝上开采锡矿，也不是为我‘大龙号’的一己之利。生产响锡，可是造福贺县百姓的义举。为什么我要拆除山腰上的土围屋，就因为土围屋的下面贮藏着大量的锡矿啊！你们想一想，究竟是让这那地下宝藏重见天日，为地方乡梓造福好呢，还是大家伙赖在山上不走好呢？因此我说，乡亲们就让让路，不然我们‘大龙号’就无法开采地下的宝藏啊！”

“住口，姓龙的，你满口胡言！”黄寿庭愤然打断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说得好听，为乡梓造福？你纯是为了‘大龙号’的一己之私！看你说得轻巧，要我们拆除围屋去给你让路，可你想过没有，这山上的土围屋是我们从祖上手里接过来的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居所。你凭什么要拆除？你把我们的围屋拆掉了，让我们这些山民到哪儿去住啊？”

龙承祖却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客家兄弟，你们可以到山下黄家岭去再建一座土围屋啊。我可以给你们建屋的地基，还准许你们上山采伐木柴。有了新地基和木柴，在山下建一座新围屋，肯定要比这山上的旧屋好得多嘛。”王德厚也说：“还有，黄家岭本来就有一座空下的客家老围屋，如果你们下山，也可以马上搬进去住嘛。”陈老信喝止他说：“你说得好听，即便黄家岭有旧屋可住，我们也不想搬到山下去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祖辈起就靠山吃山的呀。”那些愤怒的客家人说：“就是嘛，我们在水岩坝上，可以采锡维生；如果去了黄家岭，即便有现成的旧围屋可住，也断了我们的花用啊。我们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呀？”

龙承祖见客家人参差不齐地叫喊起来，就举手劝止说：“这个也好办。只要我龙承祖在水岩坝上开办了大型锡矿，你们这些当年在水岩坝上采锡的人，都可以到

我们的‘大龙号矿业公司’上班嘛。到那时，我会给你们最好的薪水，肯定比你们自己在山上筛砂谋生时赚得多。客家乡亲们，我龙承祖早在打水岩坝勘察的时候，就为各位想好了生计和出路。现在你们不仅在山下有了围屋，而且可以在我的矿上采砂赚钱，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？”

黄寿庭再次站出来打断龙承祖，说：“龙承祖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不想住你山下的围屋。这些建在半山上的土围屋，可都是我们客家先辈们早年造家立业的见证，我们就是死在山上，也不能丢下这些老屋，更不能为了你姓龙的一己之私，就从此抛家舍业，到处流浪啊！乡亲们，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”

“说得对，说得好！”“我们坚决不离开祖屋。”“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水岩坝，决不去山下的黄家岭！”“谁敢拆我们的老祖屋，我们就跟谁拼命啊！”……那些齐聚在山路上的客家人一叠声地呼喊起来。如此惊天动地的声威，让龙承祖为之胆寒。王德厚这时已经来到客家人队伍中，悄悄地把黄寿庭拉到一边，颇为神秘说些什么。黄寿庭却把他塞进手里的一袋沉甸甸的银元，当众举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王德厚，你太小看我黄寿庭了。大家请看，他们想贿赂我，可只给我这些银元是不够的，这些钱又怎么弥补得上拆除我们土围屋的损失呀？”黄寿庭说着，就把那银元当众投回王德厚，“哗啦”一声撒在山路上。客家人见了王德厚的伎俩，更为愤怒地冲上前来，有人甚至当众揪住了王德厚，吼声如雷的声流震荡着水岩坝荒野。就在众人的愤怒已达极点时，陈老信忽然大叫一声：“寿庭，不好了，你们看，有人偷着在我们的围屋里放火呢！”

黄寿庭这才惊愕地回望，原来就在他们冲下山来的时候，龙承祖已经暗派歹徒从另一条山路，偷偷潜进了后山。此时，万宝山的半山腰间突然有一团漆黑的深烟腾然而起，绿葱葱的山腰上瞬时燃起一片熊熊火焰，而客家祖辈建造在半山腰间的一层层土围屋，此时早已经笼罩在无边的浓烟烈火之中。黄寿庭见了如此恐怖的情景，顷刻如从梦中惊醒一般，大吼一声：“龙承祖这老狗，我们上你的当了！父老兄弟们，我们的土围屋被姓龙的给烧了呀！龙承祖，好心狠的家伙啊！”陈老信也如梦方醒般地哭泣起来：“我的天啊，我的两个闺女还在屋子里呢。还不快回去救火？”刚才还想在山路上拦截龙承祖等一伙强人上山扒屋的人们，这时蓦然发现后山起火，哪还顾得上再和龙承祖、王德厚理论，惊恐呼叫着纷纷向山上跑去了。此时，半山上早已被汹涌的火龙覆盖，那些历经持久的客家土围屋，眨眼间就在龙承祖派人燃起的大火中变得岌岌可危了。山腰的大火浓烟中，却闪动着放火匪徒狂乱

奔走的鬼魅般身影，有些纵火者甚至在孩子的凄厉哭声中发出阵阵狂笑。那些在围屋中尚未出来的妇女和孩子们，在烈火浓烟中发出的阵阵哭叫，更加让从山路往山腰奔来的人们心惊肉跳。谁也不曾想到，龙承祖为夺取水岩坝的锡矿产地，竟能施用如此阴毒的手段，放火焚烧了客家的土围屋。

“龙承祖啊，可把我们客家人害苦了！”那些不顾一切慌忙向水岩坝上疾奔而来的人们，一边叫骂着，一边向各自的土围屋飞奔。他们进了已经烟火弥漫的残破围屋，迅速往外抢救着老人和儿童。一些妇女们已被烟火熏昏，孩子们的哭声更是震荡山谷。一场空前的浩劫，就在水岩坝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

黄寿庭哭泣着奔到他们一家六口居住的土围屋前时，房顶早已经在大火中烧塌了。“秀姑，秀姑你在哪儿呀？”黄寿庭冲进院坝，这才发现一张被烧成残片的苇花席上，坐着二子黄天德，怀里抱着正在哭叫的三子天智，一旁站着已被吓哭了的女儿黄巧巧。显然，这二儿一女是在大火刚刚燃起的危急之际，从将要塌圯的围屋中逃出来的。黄寿庭再看那不断从窗口往外蹿火的残破围屋，忽然想起心爱的妻子秀姑不在眼前，于是慌忙丢下斧头，一头就闯进正在焚烧的围屋中去。在断壁残垣中，黄寿庭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影子，在他眼前一闪就扑倒在浓烟中了。

“秀姑，秀姑！我在这里！”黄寿庭哭叫着奔上前去，从正在燃烧的废墟中一把抱起已经昏迷的妻子。这时，秀姑忽然醒来，叫了一声：“快，快救天丰啊！……”黄寿庭情急中寻觅左右，这才发现早已被熏昏了的长子黄天丰，原来就在他的脚下。黄寿庭也不敢多想，抱起黄天丰就往屋外冲去，等他在外面安置好孩子，再疾快地冲进深烟弥漫的坍塌围屋时，秀姑已经不省人事了。黄寿庭抱着头发已被烧焦的秀姑不顾一切地跑了出来，这时，他身后轰然一声巨响，一面烧圯的残壁突然倾倒了。

“秀姑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吧。”黄寿庭就像傻了一样，紧紧抱住气若游丝的妻子，不住地呼天抢地。秀姑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把身边得救的四个孩子一一打量过，惨白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她喃喃地对黄寿庭说了一句话：“寿庭，我不行了……你就带着孩子们……好好地活下去吧！……”言讫，秀姑就溘然长逝。黄寿庭疯也似地抱着妻子拼命哭号，只是无论他如何呼唤，秀姑再也不曾醒来。

黄寿庭从此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。

见义勇为和仗义执言的性格，都在这场天崩地裂般的致命打击之下，演化成他心中无边的痛楚，积郁心头。他再也不敢争强好胜了，带着四个在烈火中侥幸生存的孩子，随着被龙承祖和王德厚等一伙惯匪强行赶下水岩坝的客家人，神情沮丧地离开了已经烧毁的土围屋，来到了距水岩坝不远的黄家岭。

黄家岭古来就有客家人集居。在这里，黄寿庭见到了一座明末清初建造的“四方营”大宅，只是这座建在山谷中央，前面有一泓碧水的土围屋，早已失去了昔日初建时的恢宏富丽。

“这可好了，有了你们过来为邻，我们黄家岭的客家人再也不孤独了。”迎接这些大难不死的客家山民的，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中年汉子，名叫陈信。当黄寿庭带着四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走进这座空旷的“四方营”宅院时，陈信亲昵地迎上前去，把他们请进自己的家中，亲自和妻子为他们烧来汤饭。黄寿庭见陈信如此热诚，感动得苦泪潸然。可是他就是不说话，仿佛仍未从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走出。只听陈信向他介绍着这座宅院的情况：“这座土围屋现在也是属于龙家的了。*从前住在这围屋里的黄姓客家人，为了生计就借了龙承祖的钱和粮，后来归还不起，只有逃走了。他们走了以后，龙承祖就过来把这座土围屋占为了己有。现在他把你们在水岩坝上的围屋给占了，你们到这里是理所当然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，这围屋也让龙承祖给霸占了？”黄寿庭愤慨至极。他没想到，从水岩坝到了黄家岭，客家人仍然没有逃脱龙承祖的可怕阴影。于是，他便抱起年幼的三子天智，拉着两儿一女就想走，说：“不不，我们黄家人不能住他姓龙的屋舍。只要我有一口气，就要活得有骨气！”可是陈信却拉住他，苦苦开导说：“老哥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要知道，只要你没有离开贺县的地界，就逃不出龙承祖的势力。别看他只是‘大龙号’的掌柜，可方圆百里，能脱离龙承祖淫威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呀。老哥，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呢？”

可是黄寿庭却依然坚持：“不行，我说什么也不住在黄家岭。只要有一口气，我就要走啊，走啊……”

“寿庭啊，人是斗不过命的。我们客家人命苦，怎么能斗得过汉族的土著财主啊。”黄寿庭最终还是妥协了，但他虽然暂且在陈信的家中安了身，可内心却一刻也不在黄家岭这古老的土围屋。就这样，黄寿庭守着四个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骨肉，默默忍受着心灵深处的风雨侵袭。这时候，陈老信来到他面前。这位客家汉

子同样难忘水岩坝的劫难，但他却比黄寿庭更为乐观，在陌生的黄家岭，规劝着困境中的黄寿庭，说：“我看，我们还是随遇而安吧。不管这座院落是不是龙承祖的，总是咱客家人自己建起的围屋啊。其实，这里要比从前在水岩坝上好多了，毕竟是一座‘四方营’！”

“可我还是不想在这里住呀，这里毕竟是龙承祖的天下！”黄寿庭的眼前，忽然出现了大火焚烧水岩坝土围屋时的场面：带着浑身烟尘的陈老倌，双手拉着两个刚从烈火中脱险的女儿，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位多年的老友命运也与他一样，在龙承祖一手造成的灾祸中，妻子不幸丧生，只剩下陈秋莲和陈秋梅两个女儿与他相依为命。

“寿庭，我说你这个人痴，你就是痴啊！”不料陈老倌却比他看得开。他指着这座虽然破败，但仍然有着一间间狭窄屋宇的“四方营”大院说，“谁说这里也是他龙承祖的？只要我们在这里住上了，这里就是咱客家的房屋。要知道，姓龙的买通了沈鸿英的惯匪，才在水岩坝把我们客家的祖屋一把火烧掉了。按道理，龙承祖定要赔偿损失。可我们如今只是住进这‘四方营’，他哪还有不乐意的道理。这里从此就是客家人的居所，我们还怕他个什么？”

“你说……这里从此就是我们的？”从前凡事敢作敢为的黄寿庭，没想到一场浩劫过后，竟然变得没有了锐气。他望着这座陌生的“四方营”，无论如何也不敢和水岩坝上的祖宅联系起来。

“老哥，都是客家人，你还客气什么？”陈信和妻子每日照顾着黄寿庭的四个孩子，让痛失爱妻又流离失所的黄寿庭得到了温暖和慰藉。他静静地听陈信说道：“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，过些日子，一切就会习惯了。唉，人呐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”

就这样，黄寿庭一家人在黄家岭长住了下来。他们先是借住在陈信的家里，后来才在“四方营”里觅得一间空置的小屋，就搬过去居住。这处小屋并不宽敞，可渐渐让黄寿庭有了安定的感觉。于是，在他们来到黄家岭的第二年——清光绪三十二年的早春二月天，黄寿庭就和陈老倌张罗着在这座昔日辉煌的客家大院里，再行建造了一排土围屋，以作为他们的家宅。这排新屋仍然采取了取石伐木、以土垒造的客家老法，令黄寿庭和陈老倌备感贴心。有了他们的先例，其他从水岩坝上逃下山来的客家乡亲，也都纷纷效法，动手在这座破旧的“四方营”内重建了各自的新屋。这样一来，各处新屋交错建成，在原来的大院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小巷子，把